远方的城市

(新西兰)梅琳达/文 杜海燕/译

在我所居住的郊区,人行道两侧点缀着一些成熟且叶子已经凋尽的光秃秃的树木。落叶和细枝堵塞了路边的排水沟,频繁的雨水和间歇的狂风一直是今年冬天的常态。我想念太阳。气候变化让我的城市更加热带化、更加潮湿,甚至有时候会引发洪水。但这种变化同样也带来了绿色,让我们的植被在潮湿的环境中也能茁壮成长。

新西兰人因梦想拥有四分之一英亩的房产而闻名。现实却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只拥有前花园或后花园的房子里,如果足够幸运,或可兼而有之,也许还有足够的车库空间。我们的街道很宽阔。沿路走几分钟,一排商店、咖啡馆和餐馆就会映入眼帘。晚上出去吃顿饭散散步的感觉真好。奥克兰最好的独立书店之一就在那里。他们知道我的名字,每每有新书出版,他们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我和丈夫都居家工作,我们时常在附近散散步锻炼身体,夏季时我们喜欢坐在屋后平台上,欣赏着大自然中鸟儿们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悠闲的愉悦。

我们住在离市中心大约15分钟车程的地方。奥克兰市建在海港上,沿着主街往下走,就是岸边了。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游艇就像白蝴蝶一样点缀着大海,在岛屿和海角之间、在海港大桥下蜿蜒而行。新西兰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历史相对较短。我们建筑的历史极少超过175年。直到最近,公寓楼才开始在城市外围拔地而起。我们最古老的历史建筑是朴素的木制别墅和一些村舍。我们没有那些历经数百年成千上万脚步踩过的鹅卵石铺就或磨损的街道。我们仍然在寻找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

我们住的地方既舒适又轻松,就像一件最喜欢的羊毛衫或一双非常合脚的鞋子。我们相互理解(大多数时候),我们知道规则,我们依赖着过去多年的经验,或者依赖多年在这个世界的沉浸,我们在人生旅程中走着最简单的道路。无需太多努力,我们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项目,我们无需提出任何难题,也不用改变或挑战我们的观点。也许这些情况让人沉迷,也令人欣慰,但确实也充满了危险。舒适和安逸会导致我们自满和缺乏灵活性。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但这种想法毫无裨益,只会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出现巨大的沟壑。因此,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艰难险阻时,我们珍惜并拥抱着提供便利的东西、珍惜并拥抱着能减少我们压力、困惑或疑虑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别无所求了。但长此以往我们却面临着视野狭小、思维受限、思想保守和无知愚昧的风险。与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在熟悉的地方确实会有安全感。但有时我们应该是陌生人,走出舒适区是进步、是成长、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唯一途径。

如果我们的人生足够幸运,我们可以去旅行,去看这个令人惊叹、美妙的五光十色的世界,去欣赏自然界的瑰丽景象、建筑艺术的巅峰、人类历史的古迹、我们曲折的过往和辉煌的成就。当我们有不同的东西可以与之相比较时,旅行揭示了我们自己的怪癖和特质的真相。我们明白了,正如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太阳系中心一样,我们自己的文化也不是所有其他文化围绕的中心。人类丰富多彩而复杂多样,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历史导致了文化、社会习俗和规范发展的不同分支。旅行是一种拓展思维的过程,它让我们变得更好。

当然,我们仍然有可能永远不走出家门,却依然与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保持联系。文字把世界带到了我们面前,向我们介绍了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想法、地方和人。有句著名的格言,书可以是窗户和镜子,通向我们后院之外的世界,提供让我们了解差异的细节和信息,或者像一面镜子,向我们反映我们自己的经历,提醒着我们:我们并不孤单,会有解决危机和困境的方法;提醒着我们,尽管有分歧,但我们仍然有许多共同的人类基本需求、挑战和变化。

文学是桥梁。故事是人类的连接器——分享经验、意义和理解的载体。如果没有它,我们就称不上是人类,故事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问什么时候需要更多的故事,那就是现在了吧。人们可能会说,并没有新的故事,人类的经验只是重复了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我们的错误,忍受着同样的问题。但每个新一代都需要用当时的语言和描述来看待自己和他人,看待当时世界原本的样子。新的作者可以带来新的视角。新鲜的声音打开了新的大门。即使是陈年故事在再次讲述时也能传递出新的元素。

我们应该时刻意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大于差异,我们必须始终努力填补鸿沟、弥合分歧。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互相学习。当我们无法自己探索世界时,我们需要他人通过文学向我们描绘这个世界。那些其他国家的居民和勇于探索的陌生人;一场使我们在差异之桥中央相遇的对话。我以前从未去过上海。我会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寻找差异和相似之处,热衷于写一个能分享我的理解并在他人中创造新理解的故事。晚上我会在街上漫步吃晚饭吗?散步时又会看到什么?是否有高大的树木从人行道上伸出来呢?海港上有游艇吗?我等不及要知道了。

花蹦蹦

——昆虫印象之十

金 波

进入初秋,我常在庭院的椿树周围看到花蹦蹦。看着它伏在树干上,枝叶间,它是灰色的,还有些黑色斑点。样子很一般。但是,如果你走过它身边,惊动了它,它在飞翔的那一瞬间,真美。它张开的翅膀一部分是红色的,红得很鲜艳。如果你想捉住它,没那么容易。它会蹦,蹦得又高又快。它蹦起来的时候,同时也张开翅膀飞起来,所以都叫它“花蹦蹦”。

有一年秋天,一只花蹦蹦因为避寒,蹦进了我家阳台。我捉住了它,放进蝈蝈笼里养起来。我不知道喂它什么,就不断地变换菜谱:第一天喂的菜叶,它没吃;第二天喂的萝卜,还是没吃;第三天喂的肉末,还是没吃。等到第四天的时候,它死了。

因为喜欢它红色的翅膀,我就把它的翅膀展开,露出红色,放在榕树盆景上,像一朵红色的花在开放。

每逢客人来串门,看见花蹦蹦,都好奇地问:“这是什么虫儿?”我就告诉他们:“它叫花蹦蹦。”随后,我又告诉他们:“它还叫‘花姑娘’‘花大姐’‘花媳妇’……”

有意味的相遇 (套色石版画) 李长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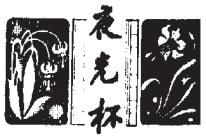
查电表

蔡小容

我们家的电表是个妖孽。搬来快两年,两个月收一次电费,都是400元左右。我糊涂,心想住大房子原来有这般坏处;未子头脑清楚,说房子大,用电还不是那么多,洗澡用水恒定,人在哪个房间才开哪盏灯,不应远高于原来的水平。他说归说,从不采取措施,只知道往卡上存钱让他们扣。财政的事我从来不理,有时候看到惊人的电费单子说一声,他还急:“怎么想办法?他们总不会说自己的表错了吧?……”刚过去的冬天,别人家天天开空调,400多,我们只开了一次,两小时,600多。前几天门洞住户的电费单都贴在大门上,我一一看了,100多是一般水平,只有四楼的一户开公司跟我们一样,400多。我只好亲自出马解决此问题。

打电话问了电力局地址,我顶着酷暑找了去,申请校表。柜台里的人说:“你不要管别人家怎么用电,你只管自己家怎么用电。”我说:“那你也不要管我们家怎么用电,你们有这项服务我就申请这项服务。”她说:“要收钱。”我说:“行。”她说:“那你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班时间来。”——那天偏偏星期六,电话里的人为何不告诉我这一点。我二话不说走掉,过几天再去。基于我对时间的运筹帷幄,我精确地办成了多项事务,带我妈妈去看病、淘小人书、申请校表、买碟、买菜、买药、午睡、看碟、写信、寄信、取汇款、还书、取小穗医保卡、接小穗并陪她在幼儿园里玩耍一小时、跑步一小时等。

这天上午电力局的人来了。一个师傅先到,观察电表几秒钟即下判断:“要换表。这表错了。”我问他怎么判断的,他答:“经验。”言讫,另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步出电梯,拿笔让我签字。电表有问题,免费换表,退校表费,并协商退费数额。这结果大大地出乎未子的意料——我暗自疑心,我是不是其实比他能干得多——等电力的人走了,他拿着相机跑去电表前拍视频,回来事后诸葛地告诉我:“这表邪了。它一分钟跑一度电。”



重拾“读书乐”

周炳揆

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张老师给了我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卡,点燃了我读书的兴趣。图书馆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淮海中路、乌鲁木齐中路的三角地带内,当时是一个挂牌的“儿童公园”,现在那个地方是街心绿地,有一个聂耳的雕像对着复兴中路。张老师要求我每周课余读两本书,读完写一个单页的读后感,张老师会在读后感上改正错字,再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有一次我的“染”字写错了,把右上的“九”写成“丸”,张老师笑着对我说:“记住,洗染店不卖药丸的!”

上世纪60年代上中学时我读了大量的经典小说,以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居多,一个巨大动力是当年电影院经常放映一些根据名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白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等,这些电影的艺术水平大都非常高,看了电影就会引起你极大的兴趣去阅读原著。有一部前苏联彩色影片《带阁楼的房子》(根据契诃夫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至今印象深刻,影片有大量的俄罗斯庄园的镜头,导演和摄影精雕细琢,把电影镜头处理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油画,令人叫绝。

1968年,我当了“三班倒”的工人,把书本带到车间里,利用工作的间隙读英语,引来工人们的责难:“你把工厂当外语学校了!”虽然是一句善意的调侃,但事实就是这样,当你全天工作赚钱、养家糊口时,读书作为一种纯粹的享受是不复存在了。在担任外资企业主管的那些年间,发现张老师从小培养我的读书习惯真的是大有裨益。我的案头大都是项目建议书、财务分析、面试者的背景等等,但是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能很快地抓住所读东西的重点,同时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这不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读后感”吗?

终于退休了,我满怀希望地去找回小学三年级时就伴随着我的读书乐趣,拿起一本《战争与和平》,一个下午蜷缩在咖啡馆,品着卡布奇诺,享受纯粹的读书之乐。

我错了。几十年职业生涯养成的习惯,不是那么轻易地改变的。我太习惯于“打仗”,太习惯于紧张的生活了——听音乐会,写文章,看医生,锻炼身体,关注时事,送孙女去学校……对于那些读来并不享受的书,看了几页就搁下了。展望将来,我发现余生是有限的,我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是有限的,与其读一本800多页的巨作,宁愿选择200-300页的中篇。我的书房有满满的五个大橱,不少书伴随了我几十年,我享受那种打开书橱的玻璃门,拿出一本沉甸甸的书的感觉。

一位心地清明的朋友——古典音乐走进了生活,音乐像魔术棒似的打开了人的心扉,艺术是不受形式限制的,艺术是人生的享受,一切享受中最令人陶醉的享受。七十岁时,我第一次读《红楼梦》,就是在听了美国交响乐队演奏的《红楼梦序曲》之后——演奏太精彩、太美了,音乐是不分国界的,我如饥似渴地读完这部伟大的著作,还读了数十本先父收集的研究“红学”的书。音乐,你是灵魂的海洋,你是永恒的生命,你终于使我重新拾回了读书的乐趣。

大师赛全体验

吴 迪

编者按:又是金秋十月,上海与网球今年的约定又回来了。过去25年,网球在上海,生根,茁壮,叶茂。2009年,上海成为ATP1000大师赛的永久举办地。今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与新民晚报社联合推出“一路上有你——我与‘大师赛’同行的故事”有奖征文。现遴选若干,与读者共享。

没有比这个征文标题本身更适合来形容我与上海网球大师赛、上海网球的这段关系了。幸运的我,可以说是体验了它全部的可能性。

网球大师赛于2009年落户上海。在此之前,上海还举办过几届大师杯赛,也就是现在年终总决赛的前身。可以说,若是没有大师杯前期的“浇灌”来培育上海这块丰沃的网球土壤,也就不会有往后这么多年来始终处于世界一流水准的上海大师赛。

2005年,14岁的我以一名观众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大师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顶尖赛场的赛事氛围以及球员风采,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之后的两年,上海队的我成为了大师杯的球童,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因为网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运动项目。网球比赛的电视转播很少,大多资讯只能从网球杂志和一些新闻报道中获得。我的想法很简单,能够做一名专业球员就很不错了。专业球员的定义是以国内比赛为中心,有选择性地参加一些国际赛事。而职业球员的定义则是围绕大满贯展开一年的比赛计划。

2008年,17岁的我有机会成为大师杯上各位顶尖选手的陪练。我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做着准备,球衣的装备很普通,都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但我还是找出了其中自己觉得最体面的一件。结果不用说,球打得很臭。隔网而对的是网球世界的最强者,我挥出的每一拍都伴随着紧张情绪,这是我内心还不够强大也不够自信的体现。

2009年,ATP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来了。从第一年到最近的2019年,我作为一名参赛者,从没有缺席。一直都记得我第一场比赛的场景,与国内赛事相比,大师赛灯光下的我在旗忠国际网球中心的中央球场显得那么渺小。当时我的教练也是中国教练,我们都没有应对大场面的经验。一场比赛打完,人还是蒙的。陆续,我参加了大师赛的资格赛,也拿外卡进过正赛。再往后,2016年我赢得了正赛首胜,战胜了奎瓦斯。2017年首轮我又战胜了查迪……这些年,参加的比赛多了,伴随着每场比赛的失误,得分,点点滴滴,我的内心也变得强大了起来。这是与我同时代的中国网球选手,尤其中国网球男选手共同的变化。所以我经常对我带的球员们说:比赛也是一种训练方式。

今年,我又要参加上海网球大师赛了,这一次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教练。我今年32岁,职业赛场上这样年龄打球的大有人在。但在过去特殊的三年里,我发现自己与国际网球的理念和技术发展有了一定的距离。其实,花大力气自然是可以追上的,但追上后我想要的是什么?只是重复以往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清晰的规划,我想,现在对于我来说恰好到了转型的最佳时机,张之臻今年接二连三地突破,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男网的士气。中国年轻网球运动员们厚积薄发,作为上海网球队的职业教练,我愿意带着他们走向更高的舞台!来到亚洲赛季,来到我们最爱的上海大师赛,我想对球迷们说你们可以期待中国选手的表现,八强,十六强……不,把十六强去掉吧。大胆一点,目标八强。

又一年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与大师赛,未完待续。

(作者系上海网球队总教练、曾创中国网协男选手单打最高世界排名)

十日谈

一路上有你

网球教会我追求梦想,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华心怡 殷健灵